

NI HONG NIAO CONG SHU



阿木夫人

花山文艺出版社



张黎明 著

霓 / 虹 / 鸟 / 丛 / 书



阿木夫人

张黎明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木夫人/张黎明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霓虹鸟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80611-811-X

I. 阿…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9937号

阿木夫人

张黎明 著

责任编辑:张国岚

装帧设计:小明 赵健

美术编辑:赵小明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岗大街柏林路7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9.125印张 219千字 1999年11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15.00元

ISBN 7-80611-811-X/I·728



A MU FU REN

目 录

1	引 子	
5	第 一 章	今天没有新闻
18	第 二 章	你最想干什么
42	第 三 章	四个梦与一个人
65	第 四 章	会出事的
95	第 五 章	三个死去两个活着
134	第 六 章	不谈女人谈什么
162	第 七 章	妇产科的男人
183	第 八 章	爱情酒吧
204	第 九 章	游戏的结局
228	第 十 章	新娘
246	第 十 一 章	曾经有一个父亲
262	第 十 二 章	最后一张挂图
276	第 十 三 章	尘埃

引 子

我是一个女人，自然而然关注女性的问题，曾经和许多女人讨论过关于女性的困境，男人和女人，自身与家庭，性与爱，以及关于女性精神世界的独立与依赖，自救与堕落的等等问题。

有一个女人对我说过，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与男性世界无法共鸣，无法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贡品”摆放在男人的脚下，任由“把玩”，身体内潜存着一种对男人随时迸发的憎恨，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这种仇恨已经凝固在她的身体里头，如一副支撑她身体的骨骼。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恨，有一天她痛苦地想驱赶这无法抑制的东西却发现它是自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自己本身，要消除它，实在太难。



这个女人就是泊儿，我从来没有想到我

会与泊儿重逢，小学的时候，我和她做过几年同学，算起来也有近三十年没见面了，她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畏羞弱小的女孩，一天可以不说一句话，那时候的男女生虽然同座却界限分明，课桌中央总是划着一道界，有一天，泊儿不知道怎么过界了，那男生不但把泊儿打倒在地，还骑在她的背上使劲挥拳头，被压在地板的泊儿一声不吭默默流泪……这就是我对泊儿的全部记忆了。

说起来实在偶然，我们决定在这座叫圳的城市召开一个关于女性问题的研讨会，筹划了一年多，却苦于没有资金而差点告吹。一位记者报道了这个消息，三天后，我们得到了一家私人公司十分可观的款项，它不但能够支付研讨会的费用，还能够帮助我们今后的研究。让我们非常吃惊的是，接受帮助的惟一条件就是不做任何宣传，向媒体保密。说真的，如今纯粹的赞助是不存在的，我甚至怀疑赞助者的真正目的。为此，我也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亲自与这位神秘人物见面。

这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销售电脑的公司，并不豪华，属于简朴实用的一类，但进入办公室前，必须经过一个小小的露天花园，静谧高雅，花儿如星，草地上蹦跳着几只唱歌的小绿鸟，喷水池里喷洒的水花有的落到池中，有的在阳光中雾化成五彩的虹，穿过它好比穿过一道梦幻，令人不禁放慢了脚步。我赞叹的时候，接待我的女秘书说，这是总经理构思的。

女秘书美丽而不妖冶，话很多但不让人厌烦，说话的时候，微笑就好像她声音里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简单地说明一定要见总经理。她想也不想就没有丝毫余地地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总经理没有这个安排。

我和她迂回的过程中，七拐八拐地提出“帮助我们的款项

是否经过董事会”等等类似的问题。她渐渐不笑了，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说：“你不要怀疑我们的总经理了，我相信她支持你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因为她也是女人。真的，现在成什么世界了，干坏事的好像很合理，天经地义，毫无疑问，做点好事却要刨根问底，非要挖出点不良动机，你知道吗？这公司是原来的总经理，她的丈夫和两位朋友合办的，半年前他们去了内地筹办分店，她才上任了。她还有自己的几间书店，她帮助你们用的是自己的钱，与这个公司无关，甚至可以说与她的丈夫无关。如果说她和什么人商量过，那就是我，只是商量具体的汇款方式，必须有一个具体做这些。她不喜欢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有什么不可理解？她特别不愿意见记者、作家的，没有麻烦找麻烦……”秘书显然为我的问题激动了，说话的频率加快了。

我决定放弃了，递去一张自己的卡片，请她转交总经理，我别无他图，只是想交交朋友，当她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一起谈谈，因为我也女人。

我走过了那道彩色的梦幻，心里头确实有点失望，想这一定是个很特别的女人。

当我已经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很戏剧的事情出现了，秘书急匆匆赶来，她说总经理很想见见我。我问为什么，秘书说不知道，总经理看到我的卡片，想了想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眼前的女人从大班桌后站起，一双细长的眼睛看着我，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她问我小时候是不是在小城东边的小学读书，我的同学里是不是有叫筠和泊儿的，问我是否得过一场大病，停了一个学期的学，第二年就转学到省城里去了。于是我看着她，久久地

看着她，是的，有筠，也有一个泊儿，她曾经请我们几个看电影，一连看了几场。是的，我得了一场大病，大病后，没有人敢接近我，怕我的病，除了筠和泊儿。说到这里，我突然停住了，眼前的是泊儿？实在不能相信，我说的不是模样，而是感觉，眼前的女人没有那种耀眼的靓丽，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富贵气派，可她站在那里，自自在在地看着你，很大气的感觉就来了。小时候的泊儿完全不是这样的，她比含羞草还羞怯不安。

“我是泊儿！”她从小班椅那头走过来。

情景特别动人，我们不再说话，没有比不说话更好了。

要知道，多年前，当我回到这座一下子变大变新变摩登的都市时，我也曾经寻找过去的人和景物，我住过的地方没有了，它的上面成了一家金融中心；我上过学的小学也早已拆除，建起了都市最高的大厦。我只有寄希望于人，一直都在盼望，马路上或酒会上，会有一个迎面而来的，与小城一起长大的，终于认出我的人。

“筠呢？”我想起了她，一个很爱笑的女孩。

“她死了……”

“怎么会死了？”

“两年前发生的事情，三年前她和一个男人分了手，两年前那个男人又回来了，生意失败，问她要钱，说是她偷走了他的钱，她说那是自己应得的钱，坚决不给，如果他再无理取闹就上法院告他，他竟然把她杀了……我们一起办书店，先是她车祸，身体刚恢复，又出事了……你知道，那时候我多难！不过，总算挺过来了。”

就这样，我和泊儿见面了，我们一开始说话就没法停止，她说了许多关于自己的故事……

第一章 今天没有新闻

我和筠的书屋已经开张一年了。

还是那颗太阳慢慢爬出天边，并没有比以往灰暗或者耀眼；树上一片片秋天的叶子依旧在微风里摇曳，不肯轻易坠落。女人书屋的窗子外多么平静，屋子里的我也开始了新的一天。

我摆了摆身躯像挣脱了什么一样，抬头细看书架子上的每一本书就像看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生孩子后辞了工就没有真正在外头工作过，三十岁以上的女人多难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谁都可以眯了眼用很具专业水准的眼光打量一番说“对不起”。我就是那种被一句“对不起”打发过数次的女人。往日的每一个清早都会打量空无一人的家问自己该干什么？只是问问罢了，即使不问手也知道干什么，即使不想干，那手也是娴熟的



一部机器，它清楚有什么等待着它干。拿着熨斗来回地熨大木的衣服，弓了腰洗刷有点儿臊味的卫生间，洗衣服拖地板买菜做饭，一个家的琐碎事情数也数不清。总而言之，手知道该干什么。儿子快十岁了！这多么让我吃惊，就是说我已经这样干了近十年。如果不是筠，也就是懿君，我会一直干下去，不这样干还能怎么样？我能说不愿意吗？

一年前，懿君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已经离开了那一个与她合伙的男人，她又把名字改回来了，不叫懿君叫原来的“筠”了。她笑得极度夸张，简直是抽泣和呕吐，我清楚她就像清楚自己，她正用尽力气堵塞心里头的哀伤，她的笑和哭实在没有多大区别。笑完了就问我该怎么办？她有钱了，五十万！她气冲冲地强调，这钱不是那个男人的，是自己辛苦三年的血汗钱，该得的就一个也不留下，和第一个男人分手那阵，竟然一个钱也不要，蛮以为有骨气，呸！弄得自己像个讨饭的可怜虫！想起来就恨不得扔个原子弹，把什么骨气、良心，统统炸掉。她不再傻了，不但张大嘴巴要利益所分，还要赔偿，有了钱就有了身份和地位。用这钱干点什么事情好？泊儿，你想想！我们设想了又设想，否定了又否定，她突然说和我一起开一间醒目的女人书屋，我们共同进退，像小时候一样，好吗？她激动地从我家的沙发上弹起，挥动手臂，哗啦啦策划了一通，她的钱和冲劲，加上我的细心，还有我这副人家一看就信任的脸，书屋一定会成功。她的鼓动实在有力量，我张大了嘴，多渴望这一份工作，它太合适我了，怎么不好？我毫不犹豫伸出了手，握了握她的，把一股温热牢牢地裹在手心。

大木一听就摇头，为什么？我们不缺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音乐，辅导阿钢的功课，不是很好吗？

我狠狠地喊，我不管！我要出去工作！真的，这时候才发现能把自己的声量提升这种极限，十年来我从没这样喊过，这样喊出自己想说的话，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不会为了什么而放弃的，我不想在家里！儿子你不用管！我已经决定了！我要一份工作！他吃惊了，好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口气依旧很硬，家里不缺你那份钱，不需要你操心。我知道那或许是很少的钱，可我不想闷在家里，我不喜欢你养活我的滋味。

他的口气变了，说不是不让我出去，就怕我像过去一样，干不了十天半个月，你已经和外面的社会脱节了十年，整整十年，男人都不容易，何况女人，这种种艰难，你想过没有？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电脑公司，总算上了轨道，看起来很好，可你不知道里头的艰险，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不想让你担心，跑资金跑销售，天天苦思苦想，打明天的算盘，一到晚上，睡不着，脑子都停不下来，里头全都是12345的数字，好像一部电子计算机，难啊难啊。

什么艰难我都不怕。我这样喊叫的时候，心里头可有点虚。

他看了我好久才说，如果你年轻十年，我绝对不会阻拦你，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熟不做，你根本就不懂这一行，从头学起？何必呢。其实，如果你很闷，可以找朋友们玩玩，也可以来公司里走走，我的职员都觉得你人很好，他们喜欢你，和他们一起打打保龄，也可以到欧洲走一圈，要不到会所里，学学家政，学学烹饪，那里也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女人，你知道我特别喜欢你做的菜。

大木！我知道我不是十八、二十了。我知道很难很难，可我还想试试，我再也不想到你们的公司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人家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每一次跟你去参加什么鸡尾酒会，我站在你的旁边，人家一说你的什么什么阿木夫人、总经理的太太，我就点点头，笑一笑。今年到你们公司参加新年晚会，连你那帮喝酒兄弟也不叫我阿嫂了，夫人夫人，我是你的夫人，大木，他们都忘了我的名字。我想有一点自己的东西，真的很想试试，我什么也不怕！

他重复问了我两遍，你真的什么都不怕？泊儿！你和筠不一样，你有家有孩子！我突然咽喉哽咽，大木，别说了，我什么也不怕了！这些年，最怕的就是离婚……我连这个也不怕了！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也没有料到，他更不用说了。我们突然安静了，谁也不看谁，我不知道他想什么，我的心可真不踏实，如果他说离就离吧，那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他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说，泊儿，我明白你……我确实担心你，试一试也好。

我高兴得不敢笑出声来，怕他翻悔，又想讨好他，那天的晚饭，做了许多他平日里爱吃的，夸我做得好的菜。他倒幽默了，说这是最后的晚餐。

他的担心没有错，事实上对于我，这是多么艰难的一年，最初的一个月，筠没日没夜地跑，了解各种书的渠道，找出版社，找书商，她说不能光听批发商的，凡事心里都有个底。没想到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躺了半年。于是，申请批文，看铺位，找批发商，进书上架，全都是我干的，真的。最要命是装修的时候，包工头欺负我一个看上去不怎么强壮的女人，无限期地拖，几乎绝望的时候，连筠都说算了，我想起大木那些话，千万别让他说对了，咬咬牙硬撑住了，另找了一家工程

队。原来的包工头竟然说要和我没完，要赔偿他的损失，不赔就和我来黑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不知道从哪里生出这样的勇气，说该赔的是他不是我，行，我们法院上见，没想到他一下子软了。书屋开张的那天，筠从医院里跑出来，在我们的书屋前一站，她大吃一惊，比她预想的还要好，她说我变了许多，不是过去那个让人看了伤心的泊儿了。我觉得自己就像爬一座令人寒心的高山，没想到爬过来了，而且身体里的力气还没用完，再爬另一座高山也没问题，这种感觉实在美妙……

如今能站在自己的书屋前，真不容易。

一片静谧中，我翻了翻今天的报纸。

有一个人死了，报纸的角落有一块豆腐干似的讣告，一个死去的名字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大惊小怪，而这个死去的人也只是让我的眼光滞留了半秒，这半秒的感觉很古怪，似一根发丝在我的眼睛里搅了搅，我赶紧躲开了那个名字。我确实很想看其他更吸引人的新闻，而且也如往日仔细地在那些缝隙里寻找，还是找到了那角落里的讣告，睁大眼看那个死人的名字，一字一句的琢磨，一个普普通通病死的人，两个儿子致亲朋好友，某日在殡仪馆开追悼会。是那个人吗？同名同姓的人很多，到底是不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黑婶的儿子？有一股怪异的力量从心内“噎”的一声坚决地蹦了出来，我咽了咽好想把它赶回去，那是徒劳的：是他死了，一定是他死，而不是别人。

我的心认定了那人的死亡，我的嘴慢慢喝光了每天清晨都喝的淡牛奶，舌头四周蓄满了水那样淡却比水粘稠得多的感觉，也似往常一到这个时刻头和脖子会斜过去看挂钟，准确无疑，又一天的十点了，也就是这一刻，死去的人又像芽一样拱了出来，脸模糊得像一泓浊水，而那种被列车辗过的感觉不但

清晰而且挥之不去，多少年来，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惟一可做的就是心里悄悄的，无人知晓地诅咒他死去，从这个世界消失，可他不死，隐藏在我不知道的某个角落，在黑暗无边的梦里，在阳光灿烂的大街，在别人的嘴里，他的脸或他的名字会突然窜出，就像今天从报纸缝冒出来一样。

我站起，从这面走到那面，又从那面走到这面，架子上的书散发着让我舒坦的气味，可是那团东西仍然像糨糊粘在脑子里。我赶紧回到自己的桌子前面，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女人写的书“一间自己的屋子”，我喜欢这个女人写的书，随手一翻就看到“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作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假使没有这种力量，这世界只怕还是森林沼泽。只怕所有的战争的光荣史根本不会有。”我突然失声笑了，眼睛不可遏止地跟了铅字往下滑，滑过了“这就是为什么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坚持女人是最低劣的理由。也可以解释在女人的批评之下他们是如何的不安；而且只要她对他们说这本书不好，这张画没有骨气，或者有其他什么毛病，那一定比一个男人下同样的批评使她们要生气和痛苦得多。因为假使她一说实话，镜子里的影子就缩一点，他对人生合格的成份就减少一点。”那些话吸引我，我闭上眼睛想它们的时候，心很痒，生了一对小翅膀在高处飞翔，低头一看，地面上的男人们十足一颗颗重重的卵石，负累的模样，滑稽得很呢！

过去的十年，我很少看书，有那么些书，男人女人争着买，我也看过一两本，心里越看越纳闷，不明白里头的女人怎么一个个和男人玩得天花乱坠，都乐意自己被男人把玩，这可不是真的，看看自己看看身边的女人，就觉得那些女人戴了假

面具，如果书是男人写的，这面具是那男人造的。男人的笔下女人像一群被喂养的鸟幸福地展开了美而妖冶的翎毛。如果书是女人写的，这女人的笔下写尽不被宠幸的悲哀，她们惟一的渴望就是成为最受宠幸的，书页里挟带了她们嘶哑的哀鸣和干枯的泪滴。

如今这样的书不少，而且似潮水一浪接一浪不由分说地频繁更替，多少批发商满口唾沫地嚷嚷这样的书好卖钱，两片嘴拍打得天花乱坠，筠两手在人家的脸上空一扫，说我们的书屋不摆它们，得摆满我们自己喜欢的书。

今天的第一位客人走进书屋，是位不怎么年轻的女人，一张迷惑的脸在书架子前转来转去，也拿了这本“一间自己的屋子”有点儿犹豫地翻了翻扉页，书的扉页往往都有一张作者的照片，如果是男人，大都板着脸，两只充满智慧的眼盯紧打开书的人，这本书没有照片，可以想象她是任何模样的女人。

“这是一本好书，我看过。”我走过去，这么一说，她笑了笑，我一下把那段话翻给她看，她细看了一会儿，终于决定买下这本书。

书屋又空了，我继续看手里的书。

她没有像男人一样嘴里挂满思辩的语言，教导女人该如何生活；她娓娓动听地在我的耳边说话像一个我认识多年的朋友，与我一样有点儿忧伤地斜靠在椅子上，不想什么逻辑不斟酌什么词句，自然而然说起了一些我们都熟识却差点儿遗忘的小事：我的左边，我的右边都长着某种灌木，金黄色的和大红的，如火如荼地开着花朵，甚至也像为火的炎热所焦灼。在远一点的岸边垂柳因永久的悲哀而在那里暗泣，头发披在肩上。河水几处天桥，和如火如荼的树来反映着。在一个大学生划着

船冲破那些倒影以后，它们便又立即不着痕迹地合上了，就是好像他并没有经过一样。在那里一个人真可以整坐一个小时沉醉在思想里。思想——给它一个它不大配的名字——已经把钓丝垂到河里去了。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钓丝在反影与水藻之间摆来摆去，任水把它飘起沉下，一直到你知道就是那么轻轻一拉——在这钓丝头上忽然有意思在凝聚；然后小心地把它拉进来，再把它聚精会神地摊开。啊，一旦摊在草地上，我那个思想看来是多么地小，多么地无意义……不论它怎么小，它依然有它的神秘的性质——把它放回脑子里去，它变得非常使人兴奋而且重要。

这不是我吗？这许多年来，像那样平静沉思默想已经很少了，可并不是绝迹了。两年前中学校庆的那个夜晚，我独自在湖畔不也这样垂钓了整整一晚？黑沉沉的湖里一跳一闪，似乎有那么一条针尖似的透明小鱼跳入脑子，也那么激起一阵震荡和骚动时，一个男人来了，当然不是书里穿夜礼服衬衫，脸上露出惊骇愤怒的男人，是城里一个怀疑自己喝醉了曾经对妻子不忠的男人，其实有什么区别呢？于是，那条思想的小鱼惊慌失措轻轻滑走了，和那个男人坐了一个夜晚，再也无法寻觅失踪的小鱼了。

我合了书本，闭上眼睛，脑子里被一种思想的温情占据了。

就那样被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吓跑了鼓足勇气才钻进脑子的小鱼，想起来那个男人不也满怀心事忧心忡忡，不比我好多少，他不是来吓我的，我为什么要害怕？想着想着睁开了眼，到底是什么吓跑了我？那天夜里除了我自己还有谁？没有人能把吓走，是自己把自己的鱼儿吓走了。